海峰文集

海峰文集卷六目録

桐城劉大櫆著

傳

海峰文集卷六

桐城劉大櫆著　受業方　國校録

傳

偃師知縣盧君傳

盧君者德州人也其大父世滋世滋弟世漼以博學工詩名於當世君名道悦字喜臣嘗知河南偃師縣既老而休矣而偃師之民思其德偃師有潯溪君為治時嘗遊息其地民於是創為生祠歲時率子弟羅拜其下稱觥為君壽其鄉先生有道過

偃師者父老知為君之里人皆更來問我公康強無疾病否告以無恙皆相與額手稱慶以君之既去而民思之如此則知君之德常在民也君之未治偃師初出為陝之隴西縣寇賊環境民困於悉索而君拊循之如恐不至然亦用是得過於上官上官誣以罪而君乃罷去盧君年三十成進士當康熙之九年又七年知隴西未及一年罷罷八年復起為偃師偃師是時旱三年矣而同郡登封縣方興徭役米價騰踊有婦人餓死於室而夫猶忍

饑就役君為請於大府發帑以賑民皆戴大府而不知君之為陰德也然君終不自言君既沒其門人從敝簏中得其上書遺稾乃知之然則君之德在偃師者何知也君為偃師凡十年於是年六十五矣遂告歸歸二十年而君之長子見曾以進士知四川之洪雅亦以廉能稱

贊曰余與据君之子見曾交而後得聞君之賢見曾字抱孫澄然豁達有度讀其詩閎俊可喜以是知盧氏世有聞人矣古有克家不隕其先緒其抱孫

謂邪

柳子厚稱史遷文為峻潔義頗難曉細玩此文

乃益歎子厚之知言

盧氏二母傳

余與盧君抱孫交聞抱孫言抱孫之嫡母程孺人及生母王氏相愛敬無已抱孫與其弟翼孫皆生於王氏而程孺人撫字之如已出抱孫兄弟既就傅或嬉戲有過失而抱孫之尊府督責笞撻之程孺人為泣下而王氏顧獨喜然王氏見程孺人泣亦故泣既引退而後加之以訓辭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在易之家人以正位為統紀嫡妾之義不明則家道乖而父子之恩絕兄弟之倫廢矣

故曰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同其憂喜而潛移其嫉妒也后妃夫人能逮下而樛木螽斯之頌興南國化之嘒彼小星江有汜之詩作焉自女教衰微而世之為人子者多不獲其所或短折而末如之何聞程孺人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彼以禽犢為愛使其子怙寵滅義不克自樹立以至於碌碌無所短長其與王氏諄誨之嚴者何其倍哉夫自古賢人修士之生蓋必有母教云

義意之高深神韻之古雅如置身三古以上駐足太華之巔

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罷癃之疾，長卧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卧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隣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許叩，則行數里外，遥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

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為藉艸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

既沒貟土成墳即墳傍掛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
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
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
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
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
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
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
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

亦有足多者余故為附著之

摹寫極真質而不俚直逼史記

阮君傳

阮君世恩字聿修桐城人也父曰暉吉余嘗志其墓矣世恩兄世忠為學官弟子兄弟兩人生而相友愛無間相對則驩甚一人以事出則皆終日傍皇不寧夜常同榻而臥有疾病則親視湯藥未嘗頃刻離世忠讀書佛寺忽嘔血世恩時以為憂丁卯之春世忠自為棺而世恩監匠者髹漆其上漆者言兄死當在七八月世恩即慘愴悲懷自以二子小百曉日皆成人而兄一子無母且幼未授室

願以身代禱於上下神祇凡刺血書詞十七紙而世恩是年遂得疾踰年世忠病甚醫多言不治世恩與同榻卧而使其二子更迭候夜間則復禱如前又刺血書詞十七紙世忠尋愈而世恩遂以是年七月四日卒然不以告於世忠既沒而曉日出其父書詞然後知之嗚呼世恩可謂善事兄長者矣天下之達道五門內居其三而世俗之人知其一曰夫婦而已其能孝於父母者百不一二見而友於兄弟則又加少焉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

一曰不孝之刑四曰不弟之刑然余以為不弟則猶之其不孝也故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往年嘗見友人示所為智仁圖智縮仁横智高以寸則仁廣亦以寸故使智足以及其父母則自父母而下凡父母之所生遇之無不仁矣智足以及其祖父母則自祖父母而下凡祖父母之所生遇之無不仁矣推而上之聖人之智極於天則自天而下凡四海九州之内鳥獸草木無一物而不在姁嫗覆育之中善哉斯言也夫命之為人而智不足以及

其父母則其去禽獸幾何哉世忠世恩其操履亦
閨門庸行之常無異於人者然求之世俗何其難
得而可敬也於是慨然流涕而書之以為阮君傳
議論正大有關世教之文

誥贈通奉大夫程君傳

程君諱之鴻，字漢翔，世為徽州郡城北門人，贈中憲大夫字聲玉者其父也。君由國子生需次縣佐，其後以嗣孫世桂之職，誥贈通奉大夫。新安在萬山之中，少土田，非服賈於外，則無以為生，故程君年二十，即奉其父命理鹽筴於豫章，而君即請於父母，願自今永守豫章之業，蓋其心欲使其身長在豫章，則得以長依子舍也。其後父母沒，卜塋於城北之烏石山，而君即虛其左，以自為塜壙，蓋其

心欲使其身之既沒雖幽宅之中猶得以長侍父母不違也君初娶潘氏潘氏性賢孝能得其父母之歡心未幾潘早卒有來議昏者而君以婦人之能和淑其性以事舅姑如潘氏者未可概望之他族即不如潘氏是子之不孝以致婦姑之勃谿也且兩弟皆有子是即予之子也於是終身不復更娶獨居者五十餘年年七十九而終焉彼婦人之失儷改適者多矣况男子乎蓋其心惟知有父母而於世俗之所謂慕少艾慕妻子者一皆屛絕之

而不復知其可慕也嗚呼子事父母人心所自致雖當羣不孝之時而世常有純孝之一人孤生於其際此以知人性之皆善也夫其人而既能孝弟雖在異域吾固樂得而親之其人既往不可復見矣而其行具在吾又樂得而傳之蓋將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而漠然不相維繫於其親者使聞風而自省焉

贊曰天藏其半於地之下人不能一視而盡見也道藏其半於混茫之表雖聖人不能以一人而周

知也無後者孟子之所謂不孝以故世俗無貴賤賢愚皇皇以娶婦為事將以求後也婦既入門詬誶嚚爭使其父母不得安其子一日之養程君懼焉顧乃以無後為孝而不娶以終身此其道豈淺學拘儒之所能識乎

掃除枝葉獨存直榦此之謂峻潔

江先生傳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即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尚多闕遺乃廣摎前載為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為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

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録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其載方冊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

心所欲言信乎其為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豊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 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為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 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

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盖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闡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絶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焉此士之迍邅憔悴為舉世之所不為者聞先生之卒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

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修

慎修先生窮經續學而一世不遇與德清胡先生朏明正同此文足為吐氣　遞相推測隐度有直至今日而始明者至公至當可百世以俟

聖人

方氏庶母傳

歙之靈山方氏。有贈中憲大夫者。諱漣。字清若。其側室林氏。葢賢者也。初大夫之配贈恭人許氏。將為大夫置妾。而以同里之近。得於所見聞。謂莫如林賢。其家雖微。而獨嫻禮教。故林年二十有二。來歸於大夫。恭人治家有法。惟林氏能贊襄之。終其身無違言。及大夫病且革。林氏曰。吾雖不知書。然聞前世有刲股以療長上之疾者。使其術誠驗。吾何惜一肢之殘。而忍坐視乎。因割肉和藥以進。葢

林氏固知大夫疾不起而心冀其生不自知其痛苦也大夫没時林年纔三十二今七十餘矣蒼然白髮而足跡未嘗出户外雖四隣東西莫辨也余讀詩至桃夭曰宜其家人蓋嘗掩卷而三歎焉家道之乖人倫之廢恒必由於婦人嫡妾之分不明而上虐使其下下侵侮其上則家人之位不正品物何由而遂乎故易首乾坤配以咸恒歸妹之媵在於以恒相承而嘒彼小星自安於命之不猶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則自古側微之中未嘗無

賢者以不遇聖人故不傳而其賢終不可沒也余觀林氏宜於大夫宜於恭人其在恭人輩行者宜焉下及卑幼亦宜焉夫述林之生平以請余為文者大夫之孫矩也而矩之請實奉其尊府之命非感林氏之德不能忘於心何以惓惓如是則是於大夫恭人之子若孫無不宜也可謂賢矣乃為之贊曰

古有內寵比屋連廬娥嬴婈婧閧麀爭姝是為逆欲習侈以踰子夏賢賢乃易其色匪曰怡情所崇

在德居室之務實繁且穡相資以生相助為力維彼恭人維德之隅閨門之內肅若宬居維林佐之不遑走趨雞鳴盥漱矧敢康娛維林之歸其齒方幼疇或嬉遊維禮是守疇或自專恭人是右今其老矣卒子提孫歲時慶賀燦然盈門年耋以尊氣和以親酬酢公孫抑遜諄諄正容而語其顏孔溫孰喜而嚬孰怒而嗔惟其盛德以莫不仁德修於家其光有耀鄉里嗟咨咸思則效詠言藏之為來者告

本六經為文其氣韻之古雅鏗鏘當求之秦漢

以上贊詞雄傑亦近昌黎

鄭之文傳

鄭之文者休寧人也字貞卿其為人武勇有直氣中順治己丑兵部進士官浙江紹台道中軍守備駐守台州自明之季世海寇嘗往來虜掠沿海諸郡縣而台州地瀕海多山姦民乘寇氛未靖時時竊發為亂叛服不常之文曰山寇雖逼其禍小海寇雖遼其禍大譬之疾疹山寇疥癬耳一日遽率麾下兵指寇所在盡捕殺之之文在台州五載嘗順治之十三年叛將馬信作亂之文討平之以功

著名海上先是福建泉州民鄭芝龍者年少美姿貌為海寇所獲由是往來海中盡知其俗尚人情而諸盜奉以為渠帥明之將亡唐王在閩晉爵芝龍南安侯及

大清兵至芝龍以其部降遂使總督浙閩而芝龍之子鄭成功猶聚徒海中數入寇十四年賊衆大舉以寇台州之文與戰不利乃登城自守其家人或曰城且陷矣之文曰吾職在守城城一日不破未可死也相持一月餘而城陷成功聞之文名欲

生得之以刃脅使降之文不屈不食五日不得死罵賊不已賊乃出攻城梯倒縛之文於其上而鞭笞之鞭之愈急罵愈厲遂見殺而其家同時死者至十有八人賊退之文家有故奴朱氏取其尸將斂而賊攜之文頭歸海中奴遂入海詣賊營求之賊初不許奴哭日夜不絶聲賊以奴為義乃擲還之文頭而奴以歸斂焉之文每一飯盡米一斗及戰所向無敵以故賊愛其武勇而欲生致之之文死時有妾二人女子一人二妾請先自經死其

女見毋死，亦碎首而死於階下。康熙二年，我
朝加恩死事者，而之文一子承恩早卒，乃以其兄
子以祝為其後，世襲拖沙喇哈番，以祝死，子賢政
嗣，雍正二年，
天子念其功，賜祭，乾隆三十二年，復
加恩世襲恩騎尉，永永無替。雖至今台州人猶立
廟祀之不絕云。劉子曰：鄭君用牧，與余交最善，為
言其族人之文死台州事甚詳，因請為之傳。余謂
傳者，史官之職也，余不可以侵其官，而用牧以國

史所書為里巷之人所不見終以請聊為述之如此

可云善於敘事

江貞女傳

貞女姓江氏錢塘人也其父名煜以進士謁選京師將為岳州守備而是時吳門有顧君朝樞者同選得荊州兩人同在京師謁選仕又同方既相知因相愛兩家家書至顧氏生男江氏生女嘉興沈光庭者往來兩家甚習因為議婚及之官荊州與岳州地近相望顧君至岳州遂以宮錦團扇水晶連環授江氏幼女以為訂時兩家子女纔周歲其後顧君罷去攜其子歸里江君亦被議入京補官

兩家音問濶絕歲在乙卯有妄人譌言顧氏子病没貞女時九齡聞之悲涕遂不食且絕去一切嬉戲事貞女性幽靜好讀書嘗見古今節烈則欣然喜及聞譌言毎背人而泣其後五年江君補官安慶貞女年十三一日顧謂其母曰兒旬日以來無故心自驚至夜輙煩寃不安寢此何祥也語罷即淚出而是秋沈光庭以顧君書至則顧氏子已於初夏之月殤矣貞女聞之慟幾絕然見父母悲哀乃徐曰父母在兒何敢死然在四年前譌言乍傳

心死矣遂欲歸顧氏父母憐其幼小且遠隔千餘里不忍其去又不欲重違其志姑允之而貞女見母氏病卧經年恐傷父母心乃暫留侍夜則衣不解帶日則長齋糲食每謂已身為他而一心習苦以奉父母為事父母喜則女亦喜父母憂則女亦憂飲食醫藥不以任奴婢更勤紡績以佐甘旨父母偶有所思必竭力致之然貞女雖身依父母之側而欲歸顧氏其心未嘗一日忘也既留侍十有七年將歸江君使人於吳門而顧氏書來以貧乏

為辭貞女曰維貧何害吾所求者屋一間飯一盂死則一棺抔土而已越五年顧君嗣子德煒復以救死不贍無家可歸辭貞女曰予不幸值顧氏門祚之衰幼叔零丁窮窶撫遺孫延先祀予之責也即力有不逮盡瘁而死亦可見翁姑於地下也自是貞女欲歸顧氏心益迫浩然不可復挽乃以辛巳之四月攜僕從乘舟直抵吳門先使問而嗣子德煒詣舟次執禮甚恭翼日賁冠帔吉服以來貞女曰吾舅已亡吾姑服未闋何吉可從乃角簪布

衣以往其顧氏家人亦皆素服迎勞道旁觀者咸歎嗟以為知禮貞女既歸顧氏德煒奉卯嫂為一家之主正名分別尊畀三日而祭且曰待德煒生子即以為長兄後貞女樓居惟女紅是務其他家政不欲聞然德煒遇家有鉅事必偕生母詣樓就嫂氏商確德煒又為其兄修墳墓植宰樹追繪儀容德煒少年其篤於友愛如此貞女盖得所歸矣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其未字則未成其為夫婦也考於經未聞女在家而矢節者然近世以來俗與

古異男女方在襁抱而父母已為許婚相許既定則亦有從一以終之道矣貞女之孝義乃在幼穉之年蓋其天性純明度越尋常人遠甚豈可以拘迂擬議哉

至性出於自然雖非聖人中庸之道亦自不可磨滅文能曲折摹寫使讀之者悽然淚下　前叙結婚處何其似史記也

吳貞女傳

歙之龍池吳氏有女曰滿好，幼通書史大指，年十六，許字同里汪氏，納徵請期之禮既畢，將嫁矣，而汪氏子病死。女時倚樓檻立，聞訃至，則欲墜樓而死，賴家人急挽之，得生。然其欲死之心，不能一日忘也。父母諭之曰：爾欲往事爾姑乎？爾生不識夫壻何如人，遽欲從之，如此，父母辛勤養育十餘年，反棄之不顧耶？女聞之，乃母子相抱而哭。久之，女乃幡然曰：兒今誓養父母，老死閨中矣。自是欲死，

之志稍息而事父母以孝聞女素通書史知禮儀宜於家衆間為歌詩雖不盡工而能自道其性情女紅尤譠絶一時里人聞女賢且才而不即死未必甘以處女終宜可力撼以動復使通媒妁之言女聞之默然詰朝閣樓上有哭聲母趨往視之則見女伏跽祖祀之前而髮已截去其半女忽顧見母氏來則以袂蒙面曰兒不孝羞見父母也復母子相抱而哭自是外人無復敢議昏而女事父母愈益謹母病則刲股以救櫛沐飲食溲便皆躬自

扶持積日夜不知其勞瘁其後父母相繼逝女愈欲求死而未得其道乃不飲酒不食肉不言不笑以終其身蓋其行有為士大夫所難能者女之父曰正通祖曰文瀚以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卒年四十有七

贊曰歸氏熙甫著貞女之論以為女嫁而後夫婦之道成未嫁而欲死其夫或終不改適非先王之禮也其說既美矣然今之時與古之時異且人各有其性情余覯貞女之欲死及不死而終身致孝

養其親百世之下聞其風猶將遽生其禮義之心

慷慨歔欷欲泣而不能自禁況於身親見之哉

神韻生動似史記

義士吳君傳

吳君爾襄字贊公歙西溪南人也少以養親服賈於豫章時值滇閩叛亂樂安隣逼閩疆閩寇突至城且破君為倡率少壯力為防禦而樂安得免殘僇樂安教諭許君者端人也義不受賊汚將以身殉而夙知吳君行義長者屬君以其妻子君許諾許君既畢命而君哭之慟為經紀其喪而厚資之以得扶柩歸𦍑臨川人聞君名且久亦以寇告君君即買舟奔赴說邑令同盟諸生於泮宮更募鄉

民壯勇者共為防守之計及
王師至而寇平君率衆迎於道左且為民請命其
所以保障臨川者猶之其在樂安也皖賊寇新安
君以老母在堂遄歸省視至吳城賊黨舉礮火擊
其舟而君得飛帆疾過蓋其孝思若為天所佑云
其後十餘年君在漢上夏逆以裁兵故而倡亂居
民洶洶逃匿君以漢上屯鹽六百餘萬石匪惟商
資抑且國賦所出復團結鄉兵固守而漢陽亦賴
君以全蓋吳君以羇旅暫寓江漢之地而數為居

民捍禦災患其智勇有過人者然其居恒訥訥然人見之以為無所短長也

贊曰天下未嘗無才而伏處山巖為上之人所不知者多矣夫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後愚不肖者皆有以自託而各遂其生夫為天下得人是故在執政哉

直叙三四事掃除枝葉獨存老榦神味似史記

乞人張氏傳

楚之南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石流沙之西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鴻雁近世以來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於窮餓行乞之人合肥張美之家在城北八十里之元潭有女年十五而同邑馬彥章來贅張氏年二十八而父母皆已死生二女亦死其舅馬青芝妻早死有三子二女三子彥章為長彥章年四十餘又死彥章死而青芝之二子皆幼賴張氏以養其二女賴張氏以嫁其

後合肥歲連不登張氏奉其舅青芝及二叔南走池州乞食而二叔又皆死張氏復奉其舅自池州之桐城依左氏之廡下乞食挑野菜以養當是時桐之民有欲娶張氏者而張氏以其舅老窮無歸相依至死不忍去青芝死而張氏年已六十餘猶閒至余家行乞也古者婦事舅姑雞初鳴而盥漱其禮曠千載不行矣然吾以為民秉之彝不盡絕於人心縉紳大夫之家必有隆禮守義善事其舅姑與孝子之事父毋無異者而往往求之不可得

夫縉紳者衣食奉養之物備具也然勃谿詬誶禁之而不止窮餓至於行乞苟可以依人而得食不能禁其改適也然至死不去而養其舅以終身豈非其天性之篤摯有過人者哉惜乎其為女子且窮而行乞也設使斯人為丈夫而登於朝宁則其於君父人倫之閒出其至性必有建樹非常者夫天地之氣不能無所鍾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聞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貴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

借乞人以諷世當有讀之汗下

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頴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躁顧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為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為解事時時為人治病亦不用以為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

據棋局嘵嘵然竟不往也翁李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圃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為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寫出村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鄭氏節母傳

休寧鄭牧之母陳氏杭州仁和人也牧之父曰世迎以仁和學官弟子入貢除紹興新昌訓導而性好山水時時往來鷲嶺西湖間故陳氏歸焉是時新昌年已老前娶程夫人生子六人陳氏年十七來歸踰年有身未免而新昌沒於杭州寓舍陳氏聞之涕泣曰若所生男也則以舉而教之女也則死耳新昌沒五十日而陳氏生男是為鄭牧家人議月給陳氏金錢為生計而陳氏顧獨求得新昌

没時所書示家人二十五言者曰得此足矣新昌之將没也口不能言乃手指几案索紙筆為書以懲戒後嗣其大旨在孝父母友兄弟讀書自勵毋自欺居家節儉有餘則濟姻友之窮家人出以授之且問其故陳氏曰吾以示吾子也新昌既没陳氏依程夫人以居程夫人又没則其艱辛有人所不能堪者程夫人臥病陳氏朝夕侍問無少間夫人卒時屬以手所種茶樹遺牧毋毋受之每歲採摘以供米鹽間則辟纑或為諸孫補紉鍼鏤不去

手而一心惟以教子為事牧六歲則使就從兄受書夜歸復親督之倍諷毋嘗謂人性皆善惟無良師友以弓檠而矢夾之故任其驕恣智慮日就昏鄙惟知一已便利之私而天所以生我其責之宜自任者或昧焉不知所事終不可以為人故凡鄉先達之賢多聞者皆令其子執贄而受業其門見里中有年少輕俊自喜者輒謂牧曰此其人爾雖舊相識不得以為友也又嘗指室旁頹敗牆謂牧曰酒薄亟壞牆薄亟傾古之人寧敦毋薄殆為此

耳又曰人所不足者非財也爾毋以家貧故而妄生不足求豐殖於爾前人又曰人第自立毋以上官之知爾而輒往有干謁故里中至今稱陳氏母善教牧為子善聽母言卒所就牧為孝子以讀書善屬文聲聞吳越之間牧性孤介與世多不合雖以傭書授經為生而取與無一介之苟督學使者及郡守多重其文行而牧於就試外未嘗一有所干從母氏之教也母嘗讀衛敬瑜之妻王氏所作孤燕詩感其義為潛繡孤燕衣袂間而更刺王氏

詩於孫燕之旁然用以自矢秘不示人也母既没而家人檢括其衣匳始見之母平生喜道人間節烈事牧之族世母汪氏者以死殉夫而無子葬在淺土而墓石未立母時時以為言值歲凶人有饋牧金者母大喜謂可為墓石之資即用以作碑碑成更期以來歲清明祭掃率婦女往拜其墓而病不及待矣母家故貧而族人之貧不自存者多典衣質錢以濟之故母之没族人無親疎遠邇皆為流涕云

贊曰余與毋毋之子鄭牧交遊既知牧賢而後得聞

毋夫人之賢盖其通達大義為男子之所難能非

徒節孝也家雖貧而閫譽流於鄉族詩所謂高朗

令終其毋之謂乎

以陳氏之善教其子為案首尾一線法自古人

來而行文峻潔

吳節婦傳

歙縣吳君文采之夫人程氏父曰之陞年十九來歸越八年而文采沒於漢陽旅舍夫人勵氷雪之操二十有九年卒之年五十有五有子映烈幼多疾夫人撫教之如嚴師然嘗謂之曰吾所以隱忍苟活者為爾也父子兄弟慈孝友恭之道乃人心自有之善若甘為愚下而大節不之省辱先人矣故其子既成立知大義以能顯揚其母氏之賢當夫人之未歸而為女子也即以孝事其父母聞於

閭里及其既歸而廟見為夫人之長上者咸相慶賀以為得賢婦其在早幼者覩見夫人之容止而自慚以為非所及夫人推其事父者以事舅推其事母者以事姑又推其事舅姑者以事祖舅姑莫不順適各得其歡心祖舅姑既沒喪祭之禮畢而夫君之凶問至自漢陽恭夫人自是無意於人世矣然其事舅姑誠敬益隆盡力以供其衣服飲食樂餌之宜未嘗或假手奴婢吳君綜理賈業能擴而充之使日大然循循禮法不隨世俗為華靡又

性好書史閉門雒誦而囊無私錢以故夫人守節廿餘年家雖豐贍而俯仰不啻窶人婦夫以一女子寂處閨門心思既無所控告況煢煢孱婴抱數歲之孤上有繼姑在堂諸叔咸幼叔姒性剛柔靜躁不齊而夫人主持家政處之有餘裕無能間毀其日用之百需及姻親酬酢往來之費仰給尊舅者月惟千錢而夫人勤女紅躬織紉極艱辛以相補助夫人之父程翁家素饒而諸子蕩棄以致中落翁有妾三人子皆幼慮其後之不給嘗私積白

金千兩一日陰以授夫人使代爲藏蓄夫人度日雖艱窘而兢兢保此千金不敢視爲己有卒待其幼弟之饑困全畀其庶母俾携歸以供朝夕當是時兩家內外無一人知者父旣沒而母汪氏貧甚夫人於母病則省視維勤亟進藥餌母沒則賻助衣衾且經營其葬地葢終始竭其力於親而夫人實非有餘力也乾隆三十六年耿烈撰次母夫人之行上之大府以達
朝廷建坊以旌而春秋祠祀不絕

論曰利祿之中人深矣自中朝士大夫於持權秉勢之地疾趍如冦皃常甘心毀名節蒙恥辱以求之彼非不知其汚賤而不可為也顧有所不能捨者耳夫人以女婦而凜生者不愧之義其志行槩之於烈丈夫亦何讓哉

寫出閨閣幽隱人情所難言處使人如見得史公神髓

程孺人傳

孺人姓程氏父御龍以文行著於鄉里母曹氏早卒孺人育於其姑之家姑故富家孺人依倚之且十餘歲及歸吳君崙上舅姑私相語曰吾家貧甚恐新婦之弗堪奈何每旦晚問視舅姑輒微窺新婦顏色久之見其習勞苦弗倦天寒氷雪澣濯衣衾致兩手皸拆或日午猶未食而一心營堂上之養終不使夫子聞知舅姑乃始歎新婦賢勞非他人所及也如是者屢歲困稍蘇繼又大窘一日吳

君被酒相視太息孺人指所著敝衣笑曰吾服此踰二十年矣始吾父為諸生甚貧攻苦夜讀吾母刺繡文佐之漏四下猶刀尺與書聲和荅也及吳君終困諸生或時感喟孺人又笑曰婦人且知命豈男子顧不然乎舅姑既沒無遺貲吳君竭力以養其兄嫂撫其兄之子延師教督而孺人常左右之曰與我同室者皆舅姑子孫也思舅姑忍遺棄其子孫乎孺人性端謹言動必以禮與夫子處終身無狎侮之色治家有法勤灑掃精縫紉婢妾僕

役御之皆有息誼卒之日家人無不感泣者孺人始歸生多不育及年三十五始生一子曰定孺人自以生子晚又止一子其教育視他人之母有加焉孺人善病乏乳定幼亦多病孺人愛之甚盛夏不敢持扇遇啼哭輒匍匐以行及定長從塾師受書母督之愈嚴或嬉戲有過失必使長跽受杖且喻以鞠育之辛勤相持而泣然定性純孝定從余遊每為余言及其母未嘗不黯然垂涕也孺人以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卒歷年五十卒之後三

年定娶程氏婦又數年定補縣學生將以報母氏之劬勞而光顯其母教者其在定也歟其在定也歟

雍容中節

錢節婦傳

節婦姓方氏桐城人父字于王許聘同里錢公田間先生之子孝則者方在童羈未嫁也當是時弘光據南京阮大鋮為兵部尚書以鉤黨逮田間甚急田間變姓名出亡而孝則從父行自白下抵震澤而吳中兵起孝則之母及弟妹皆赴震澤以死孝則脫身走匿稻田中賊去收其母弟尸權厝之而從父入閩其秋閩之延平破孝則奔汀州汀州亦破父子遂相失孝則乃間道入粵出入五嶺間

數年復入閩寄居邵武之寶蓮寺前後凡十三年道路流離不得歸於是節婦年已長大家人趣使他適伯叔凡弟交口一辭或詐報孝則在外死已久以此慴節婦節婦慷慨曰固未必死雖死吾亦義不容他適居久之卒待孝則歸成禮其相對如賓客然其家雖貧然節婦不知其貧雍雍然自得也既九年先是田間自閩還娶徐氏以家居室隘寄居書室中亡何田間復外出孝則以徐氏毋不可獨居乃侍宿書室門隅小室內室有夾牕臨野

族人或疑徐氏厚積與盜謀毀牖入縛孝則使俱入內室以刼徐氏孝則不許盜以斧劈其頭而死於是節婦蠶績自勤教其子以成立獨居三十餘年如初未字時也節婦年七十三始年二十五歸孝則九年孝則死又三十九年而節婦卒

贊曰余嘗考明亡時遺事夫婦父子奔走散失死亡者何可勝道節婦能不與人沈沒卒得令名豈非其志之異耶方其詐報孝則已死乃所謂不祥人矣節婦之姑亦方氏死震澤水者也一闔閭閭

節烈相繼豈不偉哉悲夫

氣脉勇猛處從史記來

胡節婦傳

節婦舒氏黟縣人笄適同里胡君上越數年而寡君上死而家益貧其父母老節婦力縫紉孝養無違禮節婦善為小兒帽能隨人小大方圓曲折甚工所居地去城市稍遠村人爭買節婦所製帽不假持刀尺習女紅而小兒皆有帽以禦冬節婦為帽甚勤嚴寒時兩手常見龜坼也至盛夏則不持扇不御蚊帳以為常舅姑相繼没節婦所貯工作錢毎以送死立匱竭而父彥安弟麟書赴試用不

足節婦猶分所有以相給而自忘其窮節婦常欲死其夫然冀得夫之從兄弟子或再從兄弟之子一人以為其夫後故隱忍焉未死也嘗所讀書甚衆自易詩書子史之外旁及星命青烏之說以五行推測族戚人窮達壽夭小兒育不育多中嘗以歸寧坐肩輿中指顧所歷山川當有吉壤可瘞雖慣習形家者流不能與之爭得失也

贊曰婦人以羃酒漿主中饋為義至於書史非所宜講習然如節婦之守死無二則書史乃彼所為

立節之本源也雖泛騖極博豈不益見其賢哉

峻潔似子長

張復齋傳

復齋先生姓張氏華容人也其先世自江南之和州遷居縣之游橋凡九世而生先生先生幼即善屬文入學後值吳逆之亂崎嶇兵革與弟召修負母循環往來巖谷間喘不得息康熙乙丑成進士知福建之晉江多善政上官將疏薦之而先生以母老乞終養百姓攀留不得相率供其食用泣送至洛陽橋者數萬人侍養既二十年乃起為江西之金谿值歲歉先生請穀得七千餘石多方賑貸

全活甚衆。會有上官倚朝貴為勢。其所屬郡縣皆脅使出門下。而責以厚贄。先生不忍從。遂解組歸。金谿之百姓。攀留泣送。如晉江也。當在晉江時。有賈人怨其繼母之譖。求而不養其父。其父詣縣訴。賈人行賄於先生。乞以貧為解。衆皆爭往視之。天方寒。賈人衣其父以新衣。而自著敝衣。為凍餒可憐之狀。且曰有衣皆以奉父矣。先生故怒視其父曰。子寒如此。而不恤之邪。呼吏持大杖來。先生睨視賈人顏色如平常。猝指叱之曰。若見若父之將

受大杖也而安忍視之不孝何辭即以大杖扑賈人而其父乃從旁泣先生出賄付其父曰以養爾餘年衆皆快之民逋賦久不能輸及輸逋則賦甚多先生詰知其鬻子也乃捐俸入贖而歸之有守瓜圃而斃者暮夜莫知其為誰先生集鄉民於社廟閉門使袒裼觀之一人膚體傷敗先生叱之曰若往而盜若介值若之警相毆相持以至於此其人即屈服先生之聽訟仁明多此類晉江人文化他邑為盛先生至則益勸勉其父兄使訓誨其子

弟其稍屬俊秀者親加賓禮焉由此晉江之童子試至萬人先生之免金谿而歸足不履戶外而華容在洞庭旁土卑而賦重當明之季世百姓多流亡

國初定賦準原額每十畝損為六畝餘其後稍稍增墾而清丈令下縣官指為欺隱將以全額上先生曰我無中人之產顧里人不勝病矣因請縣官白其事謂此皆湖岸荒餘十常八九浸於水百姓愚昧不知援例請平誤陷於罪若增比舊額其數

幾倍能不流亡乎夫百姓流亡他日獨不為官累耶雖畝數不可隱而賦數固可減宜準湖鄉下地例一畝糧止一升縣官信先生素長者察知愚民情實無他卒如先生言華容人蒙其利至今先生名召華字君實

贊曰先生在官前後僅四年故設施未竟然其為利於民者多矣其議減湖田之賦華容人將築祠以報而先生固止之此所謂陰德也雖使其子孫世為三公豈為過乎

平平敘去自中準則由其熟於古人

程書原傳

尚書秋官郎程君晉升之尊府諱志洛字書原蓋純孝人也世居歙之巖鎮常以深愛之衷自致於人不見聞之地終其身如一日不求人知而世亦遂無知之者賴秋官之賢能推揚其先人之隱行使之表著於當時而因得以傳於後世秋官之言曰吾猶及見吾父事吾祖父母時每昧爽吾父手執書策趨立寢門傾聽祖父母興居門啟即入問安否吾祖母嘗謂吾父曰汝何故早起默默喜獨

立水琨門外吾父至吾祖父母寢室必先過世父室中間多置小門而吾祖母喜歛泉水因以琨盛泉水置門內因謂之水琨門蓋吾父晨興立此門者前後凡數十年云吾父與諸父相友愛無閒諸父或病篤吾父輒至祖廟中焚香禱祝若欲以身代者然秋官之言如此夫古稱舜為大孝以其有頑嚚之父母而又有傲弟如象者也使弟傲非象而無瞽瞍以為其父則雖孔子之至德不得以孝稱況在中人以下庸行之常非有高遠難幾足以

驚愚而動衆，何由以自表見哉。雖士之敦行不怠，非以求人知，然為人子孫，閟匿其父祖之德，使湮沒而不彰，為文章操風化之權者，知之而不言，使善人君子，無傳於後世，則後之為善者何以勸，為不善者何以勉焉。此秋官所以索余文以誌之，惓惓而不已也。府君素不欲以姓字傳於人世，行一善，輒借名他人。雍正乾隆閒，數舉賢良方正、開博學鴻詞之科，在位有欲以府君薦者，而府君輒辭不受。年七十，以歲貢終。平生好讀春秋及朱子綱

目之書有史抄數卷藏於家

贊曰余未識秋官秋官一見余文即以為今之韓子因付託以其家傳不賢而能如是乎府君雖不遇於時秋官自致通顯而府君得贈如其官秋官亦可謂至孝矣然非府君之孝安得有子孝如秋官者哉

叙孝行處事本不多而文自斐亹早起默默句神似史記

鄉飲賓金君傳

金氏自石晉時由武林遷歙之呈坎其後徙居郡城由郡城徙居歙北之趙村而贈大夫復由趙村徙居巖鎮今為巖鎮人也贈大夫三子仲子長溥起家進士官吏部稽勳郎後十餘年吏部長子雲槐續成進士為翰林為御史次子榜於皇上南巡以詩賦蒙恩擢授中書舍人然其家素貧而用度手枝撐以漸至饒裕創建祠宇崇大其門閭則自吏部之兄長洪始長洪字師林少從塾

師讀書聞先生述古孝義長者英烈之事竊聽常罔倦以家貧不暇攻舉子業而隨其父服賈鳩茲廬鳳間然君雖溷跡賈人而至性醇篤嘗割臂肉以療母疾尤與吏部相友愛吏部幼善病而君常遠走百里外求醫數往返至足為之繭其母許恭人亦歎息稱其賢以為所見世人兄弟間如此者不多遘也贈大夫老而家居君在外致旨甘糗脯無虛日必親自料簡不假手童僕嘗以王母埊地不吉遂窮極青烏之書卒得改埊如吉卜君號善

持籌而動循理法取利必以義不欲競錐刀以割剝愚懦自處甚約而多急人之難尤厚於族姻里黨不治經生家言而諸孫所習文藝輙能披覽其大畧有所指斥必中其窾要其於天下之務時事之利獘較然明白如自視其掌遇事之盤錯其精神常鎮定而卒能有剖決以解其紛見人有爭訟或手足骨肉相傷殘能以片言感悟之使卒歸於和好葢其理人之才又如此惜不得尺寸之柄使施之家國天下也君當壯盛之年而妃匹早逝遂

不復娶曰世多吉甫之後妻而子未必如閔子家道之乖每由於此喜親細務或諷其過勞則曰吾雖不能如陶公之運甓而敢自暇逸乎哉郡守王公聞其賢舉為鄉飲賓固辭不獲然非其意也

贊曰自管子相齊而士農工商之職分漢興賈誼鼂錯上書言政治謂宜重耕農而抑商販然余觀當時士大夫名在仕籍而所為皆賈豎之事也至若賈名而儒行孝悌婣睦無媿於獨行君子之德是乃有道仁賢所重為賓禮也彼職業惡足以定

人。哉。

前借吏部起峰作勢轉入主人筆力千鈞後只平叙零碎而不失之煩贅論贊尤得史公之神

贈大夫方君傳

方君諱嗣文字肇西世居歙西之巖鎭自君之七世祖音獲禁方因以醫世其家而君之父承晟始以應世之才創興賈業君少以家事殷繁不暇攻舉子業用例入國學而從其父業賈於漢江之上然君雖溷跡賈人而性孝友執父之喪哀動行路事其母曲盡色養愛諸從弟必皆使得所然後已自君之上世歷數傳皆以利人濟物為心至於君尤為慈厚樂施與其於族戚之中有喪不能舉婚

不得遂者咸為經紀而周給之而於無告之煢獨尤加意憐恤至於友朋故舊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終其身未嘗有吝色也謂其子曰與其自奉過侈孰若節儉以裨人嚴鎮之中有橋曰心菴君之上世所建也君重治其傾圮新其衢路雖多費不惜也性坦直嘗面折人過及其能改則畧不以留於心遇事之不平多為之解紛而不畏彊禦居恒寡言笑與人交澹如也及其教誨子弟而隆師傅之儀其幣帛恭敬有非近今人所及者

贊曰馬少游有言使鄉里稱善人足矣夫遠荒窮徼可以形勢聲華相震讋至於父母之邦其聞見真矣一言一動之微鮮能逃其記注者故稱善於天下猶易而稱善於鄉里爲難後之君子馳騖於閩海萬里之外而視鄉里之人如秦越漠然不以繫其心宜其没世而民不思也予聞方君之没里人有爲流涕者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

叙事簡潔論更精深

封大夫方君傳

封大夫方君諱祈宣，字亦桓，歙縣人也。方氏自君之曾祖祖父，皆業賈於楚中。君年十八，其祖年老家居，父不欲遠離，而君之兄祈昌，方入郡庠為弟子。君雖天資穎異，而以遠業需經理甚急，不得已而之楚游，凡十年始歸。君於人無問智愚賢否，一皆推誠相結，人或以其易與也，而因售其欺，以至逋累千萬，旁觀皆為之不平。君第與校曲直而已，卒不以銜怨於中也。至無故橫逆之來，尤忍人所

不能忍蓋其仁心愛人類如此君家自上世以來多厚德長者其生殖豐裕能以惠利及人至於君則處已雖儉而周人之急常恐其不及族姻之有喪而不能斂有子女而不能婚嫁者均受其庇廕乾隆辛未歲饑於鄉里倡為賑卹又捐惠濟倉穀至白金三千兩郡邑勸輸修城亦且捐至千緡伐石以平治鳳山之道路煩費弗惜也君之祖考嘗欲建支祠而未就君善繼其志晨夕營度不避溽毒暑勤劬過甚祠垂成而君遂至得疾不起卒

之歲年五十有九君既性純孝篤於友恭而所遭多不幸其尊府已見背而祖母謝安人與其兄祈昌相隨以沒踰年嫂洪氏亦沒君既執嫡母程恭人及繼母吳恭人程孺人之喪過哀至毀而有弟三人弟婦二人十數年間後先徂喪君於其間侍湯藥治喪殯育孤幼延師課讀以婚以嫁備禮盡瘁盖君於世事盡心力而為之者多矣而庭闈之内洊遭閔凶何以堪之然則君之不幸不得既乎中壽雖曰脩短有命亦其苦心勞力以致然也女

兄弟四人雖已嫁而相愛養不啻在家時其適程氏者幼年守志一子復早夭其後家益落而以垂白撫孤孫君尤痛悼之臨沒時命其子分產以濟其困乏且為其身後計甚諄且詳焉

論曰世之儒者以誦說詩書自藩飾而倫類之間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多內省而慙至於方君者既棄儒術而事機利矣跡其平生所為求之縉紳先生何可易得哉嗚呼可謂淳篤君子矣

所遭多不幸事極繁冗而起伏抑揚神行一片

繭齋先生傳

繭齋先生姓左氏，明忠毅少保公之曾孫也。少為諸生，喜吟詠，而不屑為科舉時文之業。舊居縣城東門內，與貴顯子弟相聚飲酒無虛日。一日忽棄去城中宅，遠至東鄉百里之外，就其祖所遺產所謂荷莊者居焉。日率孫曾僮僕相與藝圃灌園，植花竹以樂其志，而家亦日豐。先生為山人野服，數年不一至城市，而讀書慕義日孳孳焉。里中縉紳長者皆樂與交遊，往來荷莊者，率文學知名之士

也先生生十有九日而毋夫人見背其後尊府君生先生客遊卒於京邸先生抱痛終身每值生忌之辰致敬致哀見者皆為流涕先生以家之中落治以儉嗇而與人交財利未嘗有纖介之苟名流過從飲食必致其豐潔先是里人有從先生假衣褐者先生曰我家固無布衣假衣者訑之謂曰子之家乃遂一無布衣哉先生恨其言遂屏紈綺終身不復御蓋其有恒類如此吾高祖之毋忠毅公之姑而先生之高老姑也先生與吾家世有姻聯

而余之兄女歸先生之孫行孝先生故丈人行而先生獨與余親善余多出在外先生時時念余不置取余嚮所寄素書揭置門屏間時其相思輒就而讀之及聞余歸則不待余席之溫而迎請之使者已至往往置酒上下其議論連日夜不輟以余之淪落於世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顧愛重之如此此所以於先生之沒不能不欷歔而流涕也先生名文韓字秀起其所為詩直舉其心臆所欲道而深造於古人故多可傳者余嘗為之論定云

前半叙隐處之高後半極知巳之感動中規矩

蝠巢翁傳

蝠巢翁姓嚴氏名紳字朋非以國學生考授州通判世居桐城之東雙溪鎮鎮後有山曰靈壽故又自號為靈壽山人翁生而有異質毋乳之則兩足皆跪父某將任廣文歸自外而病卒翁生毋劉氏哀痛以至瞽其目既十餘歲矣翁朝夕以舌舐之而毋目復明翁前毋陸氏生女一人適吳氏早寡煢煢孤弱翁撫育之以至成人其後遺孤又卒惟兩孫在而翁同毋女弟適某氏亦寡且貧翁皆

辛勤為經理其家終身無倦色康熙甲午歲大祲鄉先生奉觀察之命來溪上為粥糜以賑翁曰飢者數十里而來一啜粥而歸歸則復飢其老弱難行者終不得食是不如計口授米之為得也飢民賴以全活甚衆而賑米之羨復買山以瘞枯骨其後荒年有賑濟之役皆倣此以行而不知翁實倡之也翁有治劇之才而不得施設鄉隣有爭鬬必以質之翁而獄訟乃息然翁特勵志讀書夜讀常至雞鳴工詩善草書相國張文和公見而愛之曰

里中有此才，何可使老於林泉乎，欲薦之而卒不果，命也夫。

贊曰，余與翁之子伯顧同學相愛，而翁之幼子丹曉，余再從女弟夫也，故於翁之行事，知之為詳，伯顧亦工詩，伯顧既沒，丹曉出其平生遺稿，俾余論定之，將刋刻以行於世云。

簡潔

方氏節母傳

歙巖鎮方君肇西之繼室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七年而肇西病卒。於時氏年二十八歲，凡守節三十三年。其孫尚錦上其事於大府，乾隆壬辰，得僉旨建坊旌表。方輩石就工，而太孺人遽以是秋長逝，蓋自太孺人既歸方氏，而方氏遭家不淑，肇西既早卒，而毋氏謝安人壽終，太孺人以娶婦奉持喪殯，盡哀盡禮，以至目矇不能視。當是時，肇西前室之子，及太孺人所生子，共五人，而連喪其四，

諸婦隨以没者三人其死亡哭泣排比繼續有人所不能堪者而太孺人之志彌堅常獨坐小樓終日凝然非其子婦不見也太孺人年已五十其子祈宣請以毋節上聞而太孺人堅拒不許曰婦人夫亡不嫁分也自居立節已非所安況敢曆朝廷之寵命乎太孺人躬持儉約疏衣糲食至族姻里黨之貧無以資者輒周卹之無難色自尚錦之曾祖大生欲建支祠歷二世未成孫祈宣繼之功垂成而身没太孺人乃命祈宣之子及其諸子曰此

先人之志也盍亟成之工作酒食太孺人身任之而不自知其勞瘁祠成而後喜可知也大生樂為善然其志願多未竟而巖鎮之南山故有會文之館其後移置鎮西年遠傾頹僅存遺址鄉先生議欲脩復太孺人聞之復命諸孫推先志重建焉又於其時重建鄉賢祠三年之內兩役並興其費奢廣而諸孫力行之畧無所顧惜太孺人之教也

贊曰余觀女婦之以節孝著聞惟新安為尤衆盖其流風使然然獨太孺人所遭備極人世之愁慘

天殆摧挫之以玉其成也若其睠睠以善繼先人之志爲心縉紳大夫或不能而女子能之嗚呼可謂賢矣

叙事獨得史公之峻潔

汪烈女傳

古之人以死生為大。而孟子別之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可以死而死。死之得其道者也。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不得其道者也。人未有無故而責人以死者。其死之大端有二。曰臣死其君。婦死其夫。然余以為臣之死君。與婦之死夫。似同而實異。君臣以義合。故曰。合則留。不合則去。夫婦以恩合。故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後之儒者不明於聖人之義。乃以夫婦之道。為君臣之道。第責之以死。求其不改

適而已夫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有共事之義焉而以臣之食祿為受君之恩吾之所不知也事一君則不復可以去而他適是以臣之事君果如女之適人夫所謂君臣者豈竟同於夫婦哉何以處夫伊尹之就湯而就桀何以處夫孔子之去魯而之衛之齊是伊尹孔子皆改適之女也殷紂既亡微箕且不從死況他人哉嗟乎子貢子路孔子之高弟彼且必責管仲以死矣何怪乎後之儒者哉古之君子見幾而作固不待國之危亡早

已絜身而去矣是可以無死也如其勢不能去或嬰守土之責而城陷是可以死者也可死可不死之間此之不可不審也後世女許字而未及適人或爲其許字之人死夫未及適人是未嘗壹與之齊也顧且死是死之不得其道也雖然有廹之以不得不死者張廵許遠守睢陽城陷而不死將何之歙之喻村有汪氏之女年十五未適人也於村中觀劇而有強暴者要於中道而欲汙之雖其毋與凡奔救而歸明日女卒投繯而死是廹之以死

而不得不死也於是

朝廷正強暴之罪以女為烈建坊而旌之吾獨怪

後之儒者混君臣於夫婦且為之說曰忠臣不事

二君烈女不適二夫不學之徒習聞其說而信之

故余於汪氏女之死有感於君臣之義為作烈女

傳

凡發一論必與聖賢經傳四面符合乃為得之

君流俗人駭怪毋怪其然

胡母謝太孺人傳

經歷胡君與余先後同官於黟歙相處雖未久而心相愛慕知胡君因以知其母謝太孺人之賢蓋胡君自西川發鮮以來沈淪末宦者數年而余竊觀其為人循循恭謹不苟取不妄言於人未嘗有疾聲厲色而守身惟恐其失墜雖其天質故温醇抑亦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母有五子經歷第序在二凡曰為仁弟曰以仁體仁存仁凡與經歷遊處者或未及與其諸昆季遊而諸昆季同沐太孺

人之教則皆可得而信其為人經歷常為余言若方在童稚時受毋氏之笞督至今猶慄慄危懼雖其後壯而有室稍有愆違即令長跽受杖未嘗畧為寛貰也抑又聞太孺人之賢能尤有過人者胡氏世家福建之汀州經歷之祖以明經司平和之訓而不治生產疾卒於官賴其門弟子共為經紀而後得歸葬故經歷之尊府貧無以自存嘗棄舉子業而浮游於閩海然府君幼有令譽夙為族叔父嵩齡所重及嵩齡分知四川之綿州意欲得府

君朝夕與偕府君以家累辭乃許其晝室以行行未臻任地而族叔父徂喪府君前後無所依倚道里遠隔不得歸不獲已之潼川之中江寓焉當是時室中空無有家累不減十餘口而太孺人拮据操作獨任其艱辛且極力延師以課子膏油脩脯敬禮有加焉即常所往來中其稍屬儒冠端亮者太孺人未嘗敢薄慢恐其一日回長者之車子雖欲親仁不得也太孺人身所御者疏布縞衣補綴至再三而澣濯必使其鮮潔及其遇族戚里黨饑

寒窮廹常分所有以相恤而自忘其貧太孺人之父粤東大埔人也經歷名翠仁

贊曰自國論不及閨門之隱而爲女婦者雖有尊行碩德無由自表見於世然偶有能傳道之而聲稱赫奕乃與中朝士大夫等太孺人寄處荒遐非其教子之嚴世亦孰得而悉其生平然則爲父母而以姑息爲愛與自棄其子何異哉

首尾只以教子一事爲線

李節婦傳

節婦姓錢氏，淮寧李生之妻也。有子曰寧，寧以書來，求為其母傳，其言曰：吾父為縣學弟子，吾母世為浙西名族，年十九來歸。吾父念大父母家世貧困，常冀得食祿之榮以顯其親，攻苦誦讀，吾母勤女紅烹飪以佐之，雖炎暑之朝，風雪之夜，無有間息。歲在丁酉，吾父秋闈試罷，得疾，未逾月而殂。寧年甫及周，吾母適生女弟一人，哀毀欲死者數矣。然念大父母在堂，寧兄妹方在懷抱，勉以承舅姑

之養不敢以哀痛形於顏色吾大母以吾父之亡憂欝成疾手足不能動履者數年唯吾母常侍湯藥雞初鳴即起至夜分乃就寢息吾父有弟二人及諸姑皆在稺齡吾母勤撫教之求飢而與之食未渴而與之飲衣垢則為之煩擱衣敝則為之改作迨二叔親迎諸姑出嫁而吾母之辛勤始謝焉吾大父常號於衆曰吾兒亡賴有若婦在乃天所留以存李氏之血食也衆載其言葢自吾父之沒迄今二十年吾母年四十而大母之疾忽瘳寧亦

生子成人矣信如斯言則古陰禮所謂婦德節婦

其無媿矣其子寧年在弱冠不遠千里求一言以

揚其母氏之賢李氏可謂有子哉

就其子之言直叙簡净

記方節婦事

節婦余氏桐城人年十八歸方氏夫曰錫甫十年生二子一女而其夫亡節婦念上有老姑下有弱息乃忍死以待然其夫伯叔凡弟之家願節婦之去不願其守也挫辱之百端不已節婦常吞聲飲泣而居卒奉其姑八十餘以終見其二子之成立凡婦人之守義以飢凍為苦余氏之夫家不貧而其苦比之飢凍有甚焉然後知大司徒教民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又糾以八刑其一曰不睦

之刑盖必教以興之復刑以督之然後九族之中各安其分不敢相凌奪而鰥寡孤獨無不得所之人古之教行於鄉而風俗淳厚其不以此也歟其不以此也歟

記楊節婦陸氏事

陸氏者上元楊邦翰之妻也邦翰之父太學生毓春娶董氏生邦翰而側室劉氏生廷銓廷銓生一歲而毓春卒毓春家饒於貲而邦翰少讀書喪明有同族者覬其家之無人將傾其所有也於是邦翰無病一夕卒距毓春之亡纔十四日耳當是時陸氏年二十八歲毓春之母尚在堂而姑董氏新寡董氏廹遣劉氏而劉之子方且襁褓陸氏痛欲從夫死已又念楊氏之不絕者如綫而兩世孀姑

無以養乃不死而撫育其幼叔廷銓備極艱辛以卒至成人廷銓入太學生子松年乃命松年為邦翰後酬嫂德也陸氏性澄潛喜佛法平居不事容飾而上奉兩姑惟謹松年今為博士弟子員

知上猶縣方君傳

方君諱求義字綺亭桐城人也以貢士與修實録叙官得贑州之龍南龍南在江右極邉與粤東接壤僻處群山中風俗較他邑為淳君初至則欣然曰是足以安余之拙矣其莅官不欲以才顯而一推其朴誠相示歷署定南安遠信豐諸縣皆有聲龍南有豪民廖氏兄弟五人虎豹蛟龍為名號横行苦鄉里而官吏莫能禁止君至則擒其渠魁至訟庭諭以利害而善遣之諸廖咸感激自奮

終君之任無敢縱肆者江右素饒裕歲偶儉不以災聞而君署安遠時適值歉歲是時布政使下令擅糴倉穀無益災黎而徒飽吏胥之貪壑前令皆一遵約束不敢上請君獨喟然曰誠使賑救及一邑之民生則余雖罷黜何憾焉遂急以災狀通牒大府其勢有不糴不可者方伯初聞之愕然而大府深加獎譽且檄屬邑皆倣此施行諸屬相繼請糴其全活不可勝計然君不自以為功德也在龍南十年有終歲不一至訟庭者囹圄之內草榛叢

塞乾隆九年以葬親解任歸里既一歲謁選補南安之上猶上猶亦江右之邉境風土約畧相似而君之治上猶一如其治龍南建社倉以備荒年創書院以興文教暇則攜一童雜坐樵夫田父間覩訊疾苦故又別字樂巢使人之旁瞿招延繪畫之士繪爲桑麻圖以自鏡也

贊曰樂巢與余家世有姻連知其素行其凡子裕曾余甥也及其弟子玉成皆幼而失怙樂巢教育之無異已子蓋其門内之行尤有人所難能者豈

徒恩施一邑爲良吏已哉

直叙二事而令之賢自見賛中補出門內之行峻潔有法

松江府通判許君傳

許君諱曾裕字崙高一字南湖桐城人也君少卓犖有大志年甫六齡值母病篤即知長跽祖廟之前禱求至十餘日不倦稍長從塾師受學聰穎出其輩類於書無所不讀然其尊府以直諒為族人所怨怒興起獄訟十餘年而屈不可伸遂發憤以卒君抱痛於中復控於有司又十餘年而理始得直然君之精力壯志已消亡其過半矣不獲已乃入貲補官得通判松江水利船政松江地濵海舊

設巡海之船其名曰烏船嚮者通判監修上下多
侵漁其船遇風輒壞君獨親自驗試而其弊始除
先是遠人負販至松江松江姦民取其貨而負其
價直不還君至懲其尤狡黠者數人而負販皆戴
德感泣松江河道細狹易至填淤填淤則舟楫不
通而民田亦無以灌溉故冬日水涸用挑濬之工
其費皆出自民間積至巨萬有司粗為興築而浮
消其費大半君獨以私一己之稛載有限而取萬
民之膏血甚多於心不忍乃親量度深廣使其工

不得尺寸有差民咸呼舞以為數十年來所未有因即河濆立石以紀其事濵海失業之民多通海洋以逐利禁之不止君奉委廵察而海船之私貨浮於口粮之外者至百餘艘君念窮民非有大姦究徒以無知嗜利而自致于紀之誅必加詳報則已雖有獲賊之譽而死者不可復生因潛請於布政辰公懇其寬貰辰公察君愛民出中心之誠深為激賞將議遷除而君以是年得疾於六月十八日卒於松江之官舍年五十有八始君少時懷奇

負異欲有所建立於天下士大夫與君相知者咸
庚君當為朝廷顯用而遺家多故不得遂其所欲
為及其筮仕秩居閒散徒奔趋抑鬱於羣衆之中
既為方伯所知庶幾有以展其足也而遂死豈其
信有命耶雖然以君之施設與夫世之貴顯而力
足有為者較焉豈其有歉於彼耶嗚呼可悲也已
贊曰君舉丈夫子四人而幼子國獨有志於古之
立言者國久從余遊而後余得聞君之始終甚備
乃今知士之有懷而得以自遂者寡也然君雖不

得行其意於一時而後世將有興者矣尚何憾哉

於有才而不展其用處著精神意在筆先神居象外

芋園張君傳

張君桐城人諱若淞字珊骨別字芋園大學士文端諱英之孫工部侍郎諱廷瑑之子也中雍正乙卯鄉試當是時君之尊府及君之伯父相國宗伯皆在

天子左右其伯叔兄弟多繫官中外家事繁殷惟君能以一身任之文端祠祀賢良安徽巡撫徐公實承

諭祭其從隨廝役之人填隘賓館牲牢酒食惟君能餽餉踵至畧無缺漏少司空視學江蘇

兢業自持其所抜文章必命君再三讐校收棄宜當號稱得人惟君之用力為多相國虧缺帑藏盡括家產不足以償司空倡助白金萬計族人以次捐輸猶不及數惟君能經營盡力事卒辦治邑東溪水自龍眠兩山奔流數十里其勢洶呶相國創建石橋以利民涉工程浩繁惟君能董其役早夜勤視三年乃成其後日久橋漸崩塌司空捐金築壩捍堤惟君能督工辛勤堤外居民恃以無恐堤既成君更勒石以紀其事文端創立義田司空增

立義助廣惠及篤素公田惟君出納賑施能不遺不濫君之弟早卒撫育其二孫五女一如已子曾敬以鄉舉第一人發解曾產爲學官名弟子惟君訓飭督教之功長姊適孫氏涪漁而姊夫早卒仲姊適顧氏協鐘而顧氏家貧惟君能饋問不絕撫教諸甥皆得學業成立乾隆乙亥丙子歲凶民饑司空捐米數百石以倡惟君更牽率諸弟舟運湘湖米至糓價既平民食乃裕既又以其餘米立永惠之倉豐則出貸以收薄息歉則出糶以平市價

邑有同善之會所以濟死不能殮殯而暴骸骨於野者惟君能增益其費日月滋長恩施徧於閭閻君天性克勤司空嘗訓之曰天與一日之年必有一日之事惟君能禀承其教不憚煩勞日出輒興夜分猶不寐應務之暇即披覽書史其於古人成敗得失因革損益之宜能羅列於胸中尤詳禮制邑人吉凶之儀紛來取質能人盡其意以去蓋君之才足有為如此惜乎其僅見於鄉閭未得施之邦國也

贊曰當雍正之時桐城張氏之貴顯震驚天下而芋園獨以鄉舉終其身夫豈力不能及蓋澹泊為志不汲汲於榮利以致然也嗚呼豈不賢哉

通篇以惟君能三字為章法文甚峭勁

金氏節母傳

金氏節母許太恭人者歙之蕃邨人也年二十來歸金氏五聚歸五年而五聚客死京師先是五聚之父文啟早世遺孤五聚纔五歲不能自存乃從王母冒葉姓而同居於葉而五聚又復早世遺孤公著纔九閱月時恭人年二十四痛其天之旅櫬未歸而姑年已老呱呱者寄食他姓欲死不可乃忍死以圖育金氏孤兒當是時金氏家本貧及五聚客死在外益無以為生太恭人躬自灌園作苦

常雜和藜莧為糜而一日多不再食嘗攜其孤於園中採摘茶芽茶未盈筐而日晡饑餓其孤牽裾欲還乃母子相向悲泣又嘗日暮自園中歸失足墜道左叢棘中下臨絶壑攀援久之乃得上先是恭人長子以痘殤因使遺孤往依郡城饒氏以避其疫染及聞孤復患痘則惶急饑走四十里往視面色非人日夜辛勤調護不寐者旬月而孤又善病太恭人口雖不言而心懐隱憂如捧盈而常恐其顛覆也恭人以夫殯在外歲時遥設粢奠輙北

向長號及孫年已壯奉命往求旅櫬於製絮衣奉
母前此母年逾四十皆單衣蔽體不知有挾纊之
溫蓋恭人徒以殯在荒野長為風雪所侵凌故不
忍獨求溫暖然恭人不言而家人亦無敢有問也
恭人念姑年已老偶得食必先以進其姑姑晚歲
長齋奉佛恭人不敢異味於姑常與姑同茹淡素
及姑卒子婦能具旨甘則不復茹素然自奉常多
取其粗惡者家人或從問往事亦約畧言之然語
未半輒嗚咽不能成聲蓋其生平所閱歷有人所

難堪不能自覆述者如此也於男子非至戚不見

嘗病胃疼痛甚劇水漿不能入口然終以婦人之

手不得與他人診視卒屏醫藥不御也嗚呼太恭

人以一女子當金氏存亡絶續之交一心惟以鞠

子為事其濟則祖考之靈如其不濟有死而已憂

危困苦叢集其心饑餓寒凍交廹其體而太恭人

一若冥然無知獨身孤立於層冰積雪之中卒使

金氏之門烝嘗無鈌墜而復興然則太恭人之為

功德於金氏者殆非他人之節孝可同堂而語也

太恭人執節六十有二年今已建坊崇祀矣

贊曰方金氏之流離遺孤未及周歲而附離他族蓋其不絕者如秋毫矣太恭人以一人持之而孫丈遂得累世貴顯上天之幽默無言而潛機密運豈人世所能窺測哉

摹寫苦節令人涕滿眶而橫流生氣淋漓得史遷之神髓矣

贈大夫閔公傳

贈大夫閔公諱振武字商巖浙之烏程人也公天質貞粹幼而為子弟則無子弟之失長而為父兄則盡父兄之教初執星海府君之喪一哀而成阻鬱之疾遷延數載後遇醫者餌以琉黃數十斤乃漸平復其於諸昆弟歲時聚處一堂相對怡怡極天機之樂值公事則恂恂隨諸兄後未嘗敢越次倪言其於後生小子直言訓誨之無隱教子弟以立身處世之道及為文之法靡不正容屏息拱手

以聽者性嗜古授徒所得穀俸輒以購買書籍閒
人有異書則必詣門借取鈔録手所録書常盈滿
箱篋而尤悉心研究諸經其於尚書小戴記周官
漢唐注疏多所考訂發明以家貧薄遊姑蘇淮徐
間縉紳大夫之家爭延迎以考疑問業公循循善
教出其門者多知名之士作詩不以雕琢為能而
以抒情達意為適閒作指頭小畫楮墨瓏玲氣象
飛動人多寶而藏之居家儉約衣裳敝垢不為意
館主人為製紗衣一襲深藏篋楮二十年視之如

新為博士弟子應鄉試凡十五科乾隆甲子始以老不就試而方伯舉於鄉迨方伯官刑部而公猶館於郡城嚴氏馬閔氏自莊懿司寇以来家門貴盛浙西無其倫比其後中微而星海府君以文章名一世公復繼之然皆遭逢不偶終老於諸生故公之子孫奮興角列並登朝著天之所以報公者甚厚而不獲饗其子之禄養此方伯所以抱痛於心而對人言之未嘗不垂涕也

贊曰余為黟學博士巡撫託公檄令主安慶書院

因得謁今方伯於按察之司方伯留與語且賜之酒食今方伯在江寧使人以其家狀来命為作傳然後得聞其尊府贈公之賢嗟乎自古名卿鉅公之生豈不以世德哉

敘事蒼樸古健似退之贊文蕭閒簡遠似子長